

十六

我走了一天的山路，到大灵岩的时候，天还没全黑。沿着一条很长的峡谷进去，两边都是陡峭的深褐的岩壁，有水流的地方才长些暗绿的苔藓。落日的余晖映在山谷尽头山脊的岩壁上，赤红得像一片火焰。

岩壁底下，水杉林子后面，几棵千年的老白果树下，有一座由寺庙改成的招待所，也接待游客。从山门进去，淡黄的白果树叶落了一地，没有人声。我一直转到楼下左边的后院里，才找到一位在刷锅的炊事员。我请他开饭，他头也不抬，说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。

“晚饭通常这里开到几点？”我问。

“六点。”

我让他看表，这会才五点四十分。

“同我讲没有用，你找管理员去，我只凭饭票子开饭。”他依然刷他的锅。

这一大座空楼里回廊曲折，我又转了一遍，还没找到人，只好大声喊：

“喂，到底有人值班没有？”

好几声之后，才有个懒洋洋的声音答应。然后响起了脚步声，一位穿白褂子制服的服务员出现在走廊里，收了房钱，饭费和钥匙的押金，给我开了个房间，把钥匙交给我便走了。晚饭只有一盘剩菜和凉得没有一点热气的鸡蛋汤，我后悔没有在她家住下。

我从龙潭出来，在山路上遇上她的。她挑着两大捆铁芒蕨，穿的花布单衣裤，在前面悠悠走着。下午两三点钟光景，深秋的太阳还是很有热力，她背上汗湿了，衣服贴在脊椎的那道沟槽上，挺直的脊背只腰肢扭动，我紧跟在她后面。她显然听见我的脚步，把带铁头的钎担转了个角度好让我过去，可插在钎担上大捆的铁芒蕨还是把狭窄的山道挡住。我说：

“不要紧，你走你的。”

后来要过一条小溪，她把担子歇下来。于是我便看见了她红扑扑的腮帮子上贴着汗湿的鬓发，厚厚的嘴唇，孩子气的脸，而胸脯却耸得挺高。

我问她几岁了？她说她十六，并没有山里姑娘见到生人害臊的样子。我说：

“你一个人走这山路不害怕吗？这里前后都没人，也望不到村庄。”

她望了望插在铁芒蕨里带铁尖的钎担，说：

“一个人走山路的时候，带一根棍子就够了，用来赶狼。”

她还说她家不远，山洼子那边就是。

我又问她还上学吗？

她说她上过小学，现在她弟上学。

我说你爸妈为什么不让你继续读书？

她说她爸死了。

我问她家还有什么人？

她说还有她妈。

我问这一担怕有百十来斤吧？

她说打不到柴禾，就靠它烧火。

她让我走在前面。刚翻过山岗，就看见路边一幢孤零零的瓦屋，坐落在山坡边上。

“喏，那门前种了棵李树的就是我家，”她说。

那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尽了，剩下的几片橙红的叶片在赤紫色的光洁的枝条上抖动。

“我家这李树特别怪，春天已经开过一回花了，秋天又开了一次，前些日子那些雪白的李花才落尽。可不像春天，一颗李子也没结，”她说。

到了她家路边，她要我进去喝茶。我从石阶上去，在门前的磨盘上坐下。她把铁芒蕨挑到屋后去了。

一会儿，她推开掩着的正中的大门，从堂屋里出来，提了把陶壶，给我倒了一大蓝边碗茶。那壶想必煨在灶火灰里，茶水还是滚热的。

我靠在招待所房里棕绷子床上，觉得阴冷。窗户关着，这二层楼上，四面都是板壁，也还透着寒气，毕竟是山谷里深秋的夜晚。我又想起了她给我倒茶的时候，看我双手托着碗，朝我就笑了。她嘴唇张开着，下唇很厚，像肿胀了似的，依然穿着汗湿了的单褂子。我说：

“你这样会感冒的。”

“那是你们城里人，我冬天还洗冷水呢，”她说，“你不在这里住下？”她见我愣住了，立刻又说，“夏天游客多的时候，我们这里也住客。”

我便由她目光领着，跟她进屋里去。堂屋的板壁上，半边贴满了彩印的绣像连环画樊梨花的故事。我小时候似乎听说过，可也记不起是怎样一回事了。

“你喜欢看小说？”我问，指的当然是这类章回小说。

“我特别喜欢听戏。”

我明白她指的是广播里的戏曲节目。

“你要不擦个脸？我给你打盆热水来？”她问。

我说不用，我可以到灶屋里去。她立刻领到灶层里，操起个脸盆，手脚麻利，就手从水缸里勺了一勺水，擦了擦脸盆，倒了，从灶锅里又勺一瓢热水，端到我面前，望着我说：

“你到房里去看看，都干干净净呢。”

我受不了她滋润的目光，已经决定住下了。

“谁呀？”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，来自板壁后面。

“妈，一个客人，”她高声答道，又对我说：“她病人，躺在床上，有年把了。”

我接过她递来的热手巾把子，她进房里去了。听见她们低声在嘀嘀咕咕说话。我擦了擦脸，觉得清醒些了，拎上背包，出门，在院子里磨盘上坐下。她出来了，我问她：

“多少水钱？”

“不要钱的，”她说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塞在她手里，她拧着眉心望着我。我下到路上，等走出了一段路才回头，见她还捏着那把钱站在磨盘前。

我需要找个人倾吐倾吐，从床上下来，在房里走动。隔壁的地板也有响声。我敲了敲板壁，

问：

“有人吗？”

“谁？”一个低沉的男人的声音。

“你也是来游山的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我是来工作的，”他迟疑了一下说。

“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我出门敲他的房门，他开了门，桌上和窗台上摆着几张油画速写，他胡子和头发都很久没有梳理了，也许这正是他的打扮。

“真冷！”我说。

“要有酒就好了，可小卖部没人，”他说。

“这鬼地方！”我骂了一句。

“可这里的姑娘，”他给我看一张女孩头像的速写，又是厚厚的嘴唇，“真性感。”

“你是说那嘴唇？”

“一种无邪的淫荡。”

“你相信无邪的淫荡吗？”我问。

“那你不认为也有无邪的美吗？”

“没有女人是不淫荡的，但她们总给你一种美好的感觉，艺术就需要这个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人自己欺骗自己？”他说得很干脆。

“你不想出去走走，看看山的夜景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他说，“可外面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已经去转过来了。”他端详那厚厚的嘴唇。

我走到院子里，从溪涧升起的几棵巨大的白果树将楼前路灯的灯光截住，叶子在灯光下变得惨白。我回转身，背后的山崖和天空都消失在灯光映照得灰蒙蒙的夜雾中，只看得见灯光照着的屋檐。被封闭在这莫名其妙的灯光里，我不禁有点晕眩。

山门已经关上。我摸索着拔开了门栓，刚跨出去，立刻隐入黑暗中，山泉在左近哗哗响。

我走出几步后再回头，山崖下灯光隐约，灰蓝的云雾在山顶缭绕。深涧里有一只蟋蟀颤颤嘶鸣，泉声时起时伏，又像是风，而风声却在幽暗的溪涧中穿行。

山谷中弥漫着一层潮湿的雾气，远处被灯光照着的白果树粗大的树干的侧影在山影背后泛出幽光，可我周围却一片浓密的黑暗，而且在渐渐收缩。

我抬头仰望，一个黑影庞然拔地而起，凌空俯视，威慑我。我看出来了，当中突起的是个巨大的兀鹰的头，两翅却在收拢，似乎要飞腾起来，我只能屏息在这凶顽的山神巨大的爪翼之下。

再往前，进入到两旁高耸的水杉林子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黑暗浓密得浑然成为一堵墙，再走一步似乎就要碰上。我禁不住猛然回头。背后的树影间透出一点微乎其微的灯光，迷迷糊糊的，像一团不分明的意识，一种难以搜索的遥远的记忆。我仿佛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观察我来的那个去处，也没有路，那团未曾泯灭的意识只是在眼前浮动。

我举起手想测验一下自身的存在却视而不见。我打着打火机，这才看见了我过高举起的手臂，像擎着个火炬，而这火苗随即熄灭了，并没有风。四下的黑暗更加浓重，而且漫无边际，连秋虫断断续续的嘶鸣也哑了。耳朵里都充满了黑暗，一种原始的黑暗，于是人才有对火本能的崇拜，以此来战胜内心对黑暗的恐惧。

我又打着打火机，那跳动的微弱的光影旋即被无形的阴风扑灭。这蛮荒的黑暗中，恐惧正一点点吞食我，使我失去自信，也丧失对方向的记忆，再往前去，你将掉进深渊里，我对自己说。我立刻回转，已经不在路上。我试探几步，林间一条栅栏样的微弱的光带向我显示了一下，又消失了。我发现我已到路左边的林子里，路应该在我的右边。我调整方向，摸索着，我应该先找到那灰黑突兀的鹰岩。

一团匍匐着的迷迷朦朦的雾霭，又像一条垂落在地上的带状的烟，其间，有几星灯光闪烁。我终于回到了黑压压的兀立的鹰岩底下，可我突然发现，两侧垂下的羽翼当中，它灰白的胸脯又像一位披着大 的老妇人，毫不慈祥，一副巫婆的模样，低着头，大 里露出她干枯的躯体，而她大衣底下，竟还跪着个裸体的女人，赤裸的脊背上有一条可以感觉到的脊椎槽。她双腿跪着，面向披着黑大衣的恶魔在苦苦哀求，双手合掌，肘部和上身分开，那赤裸的身腰就更分明了，面貌依然看不清楚，可右脸颊的轮廓却姣好而妩媚。

她散开的头发长长垂在左肩和手臂上，正面的身腰就更加分明。她依然跪着，跪坐在自己腿上，低垂着头，是一位少女。她恐惧不已，像是在祈祷，在恳求，她随时都在变幻，此刻又还原为前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合掌祈求的女人，可只要转过身来就又成了少女，形体的线条还更美，左侧的腰部上的乳房的曲线闪现了一下，就又捕捉不到了。

进了山门，黑暗全消失了，我又回到这灰朦朦的灯光下。从溪涧伸起的几棵老百果树上还未脱尽的叶子，映照得失去了颜色，只有灯光照着的走廊和屋檐才实实在在。